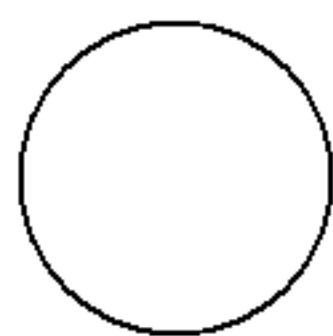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六八年

3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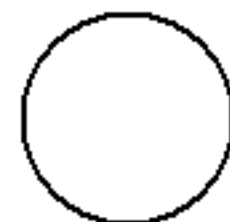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目 录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問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2)

红旗杂志编者按

.....(5)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綫的斗争 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

——调查报告.....(7)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 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14)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18)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20)

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

——调查报告,记营口市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27)

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车

.....北京针织总厂工人 赵树增 李景霞 (32)

技术大权我们工人掌定了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黎新功 (34)

☆ 九月十日出版 ☆





最高指示

认真搞好

斗、批、改





最高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
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
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
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
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
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
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
兵是欢迎的。

关于知识分子 再教育问题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

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并正在有领导、有步骤地到学校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不仅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必将加速我国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的进程。

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正确掌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这个编者按，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编者按中提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并且进一步指明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知识分子，建立起一支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文



化的各个领域内建立完全的统治地位所必需的。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斗、批、改的阶段，解决这个课题的重大意义就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编者按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不仅涉及学校，而且涉及我们文教战线及干部队伍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进行再教育，要充分发扬积极因素。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什么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把仇恨集中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身上，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了青年。在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就可以推动人们更进一步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多数或大多数从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逐步同工农兵结合的，其中必有动摇和反复，但只要他们能跟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批判并不断改变自己从家庭中、学校中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就能在为工农兵服务中作出贡献。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反革命分子、顽固派是有的，那是极少数。广大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改造、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广阔的前途。编者按指出：“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就是要从正面鼓励和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结合的道



路。结合得好并又有创造发明的，各地都有，应当用他们的榜样来教育已经或正要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和考验，痛切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弱点，迫切地要求和工农兵结合，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支持他们和工农兵相结合，引导他们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今后，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政策，要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指明出路，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更有利于促进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交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极少数民愤极大，需要打倒的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充分批判之后，也要给出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规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对于思想问题，要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前头展现出一片壮丽的图景。我们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我国广大革命的和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一定会更快地前进。**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紅旗杂志編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
 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
 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
 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
 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
 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
 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
 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
 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



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 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

⊖ 调 查 报 告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上改等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ABC，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



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校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左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



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



名。一九六〇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〇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



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名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本文已于九月四日由新华社播发〕



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同志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战斗的敬礼！（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在今天北京市庆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在今天首都庆贺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大会上，让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你们好，向你们庆贺！（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向全国各族人民庆贺！

大家都说，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都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紧紧地记住，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一个台湾省没有解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大家晓得国内外的敌人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失败的，他们一定还要挣扎，还要反扑。所以，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我们认识，统一我们步伐，统一我们行动。各个单位都要能够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各单位，也就是说，譬如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也是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掌）

在这样进行斗、批、改当中，**就**可以把我们教育革命进行好。不仅对学校如此，对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种机关，凡是**没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或者没有搞好斗、批、改的，我们都应该派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去帮助他们，去领导他们。（鼓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从国际上看，敌人是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是一天天好起来。很清楚，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内外交困；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国家也是互相猜疑，互相倾轧。所以追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日子也很难维持。旧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走向崩溃是肯定了的。（鼓掌）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胜利也是肯定了的。但是在胜利来临之前，世界的敌人一定要挣扎、反扑。所以，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



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鼓掌，群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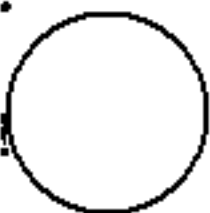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打倒党内一小撮的走资派、叛徒、内奸！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中国人民公社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中国各族革命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鼓掌）



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 江青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今天，我是早晨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临时告诉我，要我来说几句话。(鼓掌)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红卫兵小将们，(鼓掌)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我心中的喜悦。(鼓掌)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鼓掌，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鼓掌）暴露了敌人。（鼓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鼓掌，群众高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鼓掌）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鼓掌）服从领导。（鼓掌）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鼓掌）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鼓掌）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鼓掌）

我的话完了。（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前 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〇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



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区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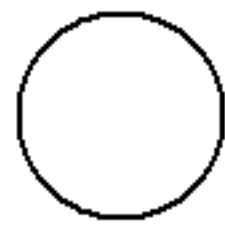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



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



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



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



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入了党。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侬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侬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侬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农村的教育革命 必须依靠贫下中农

——调查报告，记营口市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编者按：营口市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很好，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毛主席指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营口市水源公社的同志们已经在实践中开始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指示，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革命师生管理学校，并且改革了学制。有的人把教育革命看得很难。其实，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而不是动摇了、认真地而不是草率地做，并善于总结经验教



訓，不要很長時間就可以看出效果。水源公社坚决实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不过半年多時間，不就面目一新了嗎？

辽宁省营口市水源公社各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色。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革命师生管理学校。

从学校的小圈子走出来

开始时，各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由于有轻视工农的思想，对贫下中农在农村教育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认识不足。有的说：“贫下中农没文化，他们能搞个啥！”有的说：“我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天天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已经同贫下中农结合了。”这样，学校关门搞运动，结果大批判搞不彻底，教改也只限于制定方案、研究课程设置、编选教材、改正课堂教学方法等方面。转来转去，跳不出旧圈子。从去年三月复课闹革命以后，搞了一年时间，进展不大，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公社革委会和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针对上述情况，于今年三月举办了革命师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并学习了金县登沙河公社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一、关门搞教改，脱离了广大贫下中农；二、局限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改，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进行革命；三、不懂得要搞好教育革命，首先要搞好思想的革命化。他们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走出学校，到群众中去，和贫下中农结合，拜贫下中农为师，大搞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



和贫下中农一起，大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水源公社的革命师生走出校门以后，在公社革委会领导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掀起了一个大学大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大批大破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群众运动。

广大贫下中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学校为谁开门、培养什么人、依靠谁来办学等几个根本问题上，控诉了旧教育制度的罪恶。他们指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设置了重重关卡：入学考试关、留级关、退学关、升学关。此外，还加上学校布点不合理，使贫下中农子女不能就地就近升学。八一大队一个贫农社员说：“我们队二十九户人家，有三个高中毕业生，我们贫下中农二十八户摊一个，而一家富农兼资本家就摊俩，这学校到底为谁开门？”许多贫下中农子弟，由于放学后父母不但不能帮助他温课，还要帮父母干活，所以分数成绩较差。群力小学的一个班，入学时三十八名，六年时间留级、退学的共三十三名，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毕业时只剩下五名。

贫下中农指出：过去学校实行的是“智育第一”，“分数第一”，这是“认分不认人，认人不认阶级”，害得许多学生“眼看书本，心怀分数”，在学校里争学分，在队里争工分，满脑子“分，分，分”，把革命抛到脑后去了。

贫下中农尖锐地批评说：过去学校培养出来许多学生，一心想进城市，不想扎根农村。他们形容有的高中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学校课本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却塞进了不少封、资、修的黑货，什么“司马光，打破缸”，什么“孔融让梨”，什么中国赫鲁晓夫在安源“一身是胆”。教科书上还有什么“屋前屋后，种瓜种豆”。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三自一包’的黑货，我们早就批臭了，这种书念它干什么！”由于学校里教的是这一套，许多学生也是满脑子“私”字，轻视工农。八一大队有个初中毕业生回乡生产后，贫下



中农选他当会计，他竟说：“我念八、九年书还干这玩艺儿！”贫下中农拿解放军和学校作了对比，说：解放军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短短时间里培养出了大批雷锋、王杰、刘英俊、李文忠、门合式的英雄人物，而学校呢，从小学到大学共花了十六、七年时间，却培养出大批轻视工农、脱离实际、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知识分子。

事实证明：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了解最深刻，对批判旧教育制度最有发言权。水源公社各校师生在谈体会时说：“方向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的，眼睛是贫下中农给我们擦亮的。”

依靠贫下中农，创建新的教育体制

在教育革命中，根本问题是谁来掌权的问题。毛主席最近指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要不要掌握教育大权？对这个问题，在水源公社曾经是有不同认识的。有的革委会委员说：“咱革委会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初中没毕业，叫我们掌文权，还不掌出笑话来呀！”经过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有关文件后，革委会成员认识到掌握文权的重要性，懂得工农不去掌握教育大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就不能结束。因而一致表示要掌握好教育大权。

公社革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决定废除旧的校长负责制，各校成立教育革命委员会，成员有贫下中农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各校的教育革命委员会一律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工作，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学校教育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学校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参加大队革委会。

水源公社革命师生又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教导，将现行的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中学六年三三分段制改为四年二二分段制。他们发扬了勤俭办学的精神，在不增人员，不添设备，不增加群众负担的条件下，在全社办了五年一贯制、七年一贯制、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共二十所，基本上做到了队队有学校，学生



念初中不出大队，念高中不出公社。学生一律走读，这样不但节省了校舍，贫下中农也负担得起。一个孩子从六、七岁入学，经过九年到高中毕业，也不过十五、六岁，正好参加农业劳动。劳动几年，有了实践经验以后，有的还可以选送上大学。这种学制，比较切合农村实际情况，利于普及教育，很受贫下中农欢迎。

新变化，新气象

目前，水源公社各校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已蔚然成风。新学制的教育已经在水源公社普及，学生的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过去退学、失学的学生也上学了。全公社共增加了二十六个班，一千一百多名学生。

贫下中农真正掌握了教育大权，就改变了过去对学校的看法。过去学校和生产队的关系是“我教我的书，你种你的田”。贫下中农在提到学校时，常说“你们学校如何如何”，现在他们开口闭口都是“我们的学校”了。学校和社队的关系、教师和农民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师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一方面参加社队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搞社会调查；一方面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来学校讲家史、村史，一同忆苦思甜。他们还请大队治保主任来讲阶级斗争课，民兵连长讲军事课，老农和农业技术员讲生产技术课。许多社员也懂得教育孩子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的事，要教子防修。这样，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者就结合起来了。

由于教师的思想革命化大大跨进了一步，师生关系也大大改变了。许多教师认识到，过去师生关系不好，主要责任在自己没有正确对待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根本态度问题。因此，他们主动在学生面前作检查，斗自己的私，和学生打成一片，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同出操，同娱乐。这样，一些调皮的学生也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师生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师教生，生教师，生教生，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学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车

北京针织总厂工人 赵树增 李景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学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激动得掉下了热泪。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这样信任工人阶级，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在我厂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针织车间，对劳动管理进行了革命，打破以往奖金挂帅的“单干”现象，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大联合开车。在这场斗争中，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中国赫鲁晓夫在工业中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一套散发着铜臭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腐蚀、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我厂的走资派，秉承其主子的黑指示，大搞物质刺激，用奖金引诱我们。在我们车间，长期推行按人分机台开车的办法，规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消耗指标，完成指标的分等给奖金。我们把这种货色，叫做工业上的“包产到户”。他们用几个臭钱，挑动工人不和，给工人制造种种矛盾，遇到困难各顾各，生产上互相不协作，有了经验不公开，停了车子没人开。表面上也说什么要“政治好”，实际上，生产好就一切都好。搞这一套，就是要把工人往资本主义邪路上推，妄图把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演变成自私自利的小人；把工人阶级的阶级友爱关系，变成资产阶级肮脏的金钱关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充当“活工具”。这是多么毒辣啊！

毛主席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努力生产，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为的是支援世界革命，绝不是为了几个臭钱。我们工人恨透了中国赫鲁晓夫那一套。过去许多同志就不愿意评奖，有的干脆不参加评奖会。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车间打破了不合理的制度，搞了联合开车的试验，大家很积极。但是，印把子掌握在厂内走资派手里，他们死抱住修正主义路线不放，以责任分不清、奖金没法评为借口，硬把这个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压下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党内走资派的反，夺回了工厂的大权，工人真正当家做主了，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厂、管工厂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们车间，经常存在人少任务重、车多没人开的“老大难”问题。去年有个时期，由于阶级敌人的捣乱和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矛盾更加突出。怎么办？这是大家头脑里天天想的问题。我们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垮了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丙班台车组的同志，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首先提出了以小组为单位联合开车的倡议。这个倡议，在驻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力支持下，从去年十月开始，逐步在全车间推广了。

实现了联合开车后，人员统一调配、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打破了过去各顾各的局面，把所有停着的车子都开动起来了。联合开车后，我们班前、班后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自动组织“天天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做到了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过去走资派用管、压、卡对付工人，我们就是不买他的账；现在我们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兴“三八”作风，自觉地增强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树立了为革命开车、对人民负责的思想。过去怕出次品没奖金，有的开车工人与检验工人闹矛盾；现在织布出了长疵点，自己主动记卡片。人与人的关系大变样，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联合开车也促进了管理工作的革命化。过去车间管理人员在人员调配、任务安排等事务中兜圈子，现在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好地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联合开车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节省了劳动力，减少了停车时间，提高了机器运转率，增加了产量，保证了质量。

今年七月底，我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派了许多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去。当时阶级敌人造谣说：“针织总厂停产了！”妄图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把我们肺都气炸了。事实上，我们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一个人顶几个人干，没有停一台车，充分体现了联合开车的优越性。全厂不但没停产，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给阶级敌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现和巩固联合开车的过程，是与阶级敌人斗争的过程。在斗、批、改中，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破坏联合开车的阶级敌人，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同时，也是与我们头脑中“私”字斗争的过程。有的同志对联合开车不习惯，怕乱、怕累，想恢复以前的老样子。针对存在的活思想，我们进行“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老三篇”。大家认识到，联合开车，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一朵红花。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车。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忠于毛主席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工人阶级对毛主席最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理话。毛主席为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全厂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最新指示、全面落实最新指示的高潮，我们决心挑好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技术大权我们工人掌定了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黎新功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在搞好斗、批、改的高潮中，我们万分高兴地读了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重要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我们完全拥护，坚决照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最相信我们工人，最支持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把工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

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大工贼、大叛徒，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胡说什么“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实际上，他就是要依靠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真是反动透顶！

在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我们厂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专了我们工人的政。他们凭着窃取的技术大权，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工人，给我们的技术革新设置重重关卡。我们搞技术革新，要经过从工段到车间和厂部各科室的层层审批手续，过二十八道关卡，才能进行革新试验；如果违反这些清规戒律，试验工具就被他们当作“黑工具”给没收掉。这样，就完全剥夺了我们工人在技术上创造发明的权利。他们还胡说什么：“工人笨，只能拿榔头把。技术嘛，要靠‘专家’‘权威’”。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恶毒污蔑。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厂加工车间，床身膛孔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九五九年，厂内走资派贯彻中国赫鲁晓夫“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撇开我们工人，找了几个没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求大求洋的思想指导下，花了二十几万元，设计制造了一台“自动控制”的大型专用组合机床。由于脱离生产实际，照抄外国，制造以后，精度、轴距、光洁度、自动控制等等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甚至连刀杆也插不进去，根本没法投产。我们工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纷纷提出合理化建议。但走资派、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把持着大权，对我们工人的建议根本不理睬，却组织了几个“洋包子”去“攻关”。可是，这几个“洋包子”也不中用，在机床面前，大眼瞪小眼，毫无办法。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使这一台机床成为废物，



整整躺了九个年头，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我们工人对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实在不能容忍，决心自己动手，进行改进、修复工作。可是，资产阶级“权威”并不甘心服输，跳出来挑衅，恶狠狠地说：“不准动，谁弄坏了谁负责！”我们工人不买他的账，还是照样干。我们干起来了，他们又大泼冷水，说什么“没用，这台机床只有砸铁。”并且又利用职权，在人力、原料、工具等方面进行百般刁难。例如，要磨一把刀，本来十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他们却卡了一个多月。在改革一个胎具时，一个资产阶级“权威”甚至说：“改胎？你能把它改出来，我脑袋揪给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吓不倒、难不倒的。我们遵照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群策群力，冲破重重困难，不到半年时间，胜利地把这个胎具改成了。我们就是这样一面斗争，一面干活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得落花流水，他所贩卖的一套“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哲学”等，都被我们工人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从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手中夺回了工厂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决心尽快地把这台机床全部修复，使它早日投入生产。大家豪迈地说：“什么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统统不在话下！我们工人阶级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才能，是技术上当然的主人！”

在改进、修复这台机床的战斗中，我们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团结革命的技术人员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今年三月，这台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判了死刑的大型专用组合机床，终于获得了新的生命。投产以后，发挥了高效能，保证了质量，生产效率提高两倍多，使床身膛孔这一薄弱环节过了关。

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我们工人掌握了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长期被修正主义路线压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解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厂出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全厂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大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革命统帅生产、推动生产，七月份创造了建厂以来最高生产水平，八月份的生产又比七月份有所增长。各车间的技术革新项目不断出现，并制成了三种重要新产品。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之流的一切反动谬论。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彻底完蛋了！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定能掌好权、用好权，一定能创造出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连想也不敢想的人间奇迹。

